

姜先生全集



姜先生全集



湛園未定稿卷三

全集三

邑後學

馮保燮

重編

王定祥

說

友說贈計子甫草

古者士有諍友荀卿曰庸衆驚散則劫之以師友友者所以濟師之道之所不及也中庸論達道五顧言朋友不及師弟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人生之於四者固有難言者矣夫師者其爲分甚尊而其爲勢則甚疏言人之所難言者甚尊之與甚疏皆有所不可

者也然則孰爲其綢繆之使無失彌縫之使無間耶
此朋友之事也古之取友有以勢利相膠漆者有取
其緩急相賙恤者有誓生死患難不相背負者勢利
之交無論已緩急相賙恤生死患難不背負此謂意
氣之感激則有之差異於世之面嫗煦而背諭詆者
耳以語於道義則未也古道義之交以贈言不以財
賄以性命不以然諾以過相規箴不以名相標榜衆
之所賤吾貴焉不以形迹嫌也衆之所棄吾取焉不
以獨行疑也要之期攀依以同至於道斯已矣夫攀
依以同至於道者非吾友其誰望耶昔者仲尼沒而

七十子之徒自以其聞於師者相友教曾子數子夏
三矢卜子投杖謝過子貢乘軒而過原憲聞貧病之
譏則逡巡失色以退若論語戴記家語中所雜載弟
子辨難語大抵皆足以發明聖人微言大義至今學
者人知尊君親上以不至蔑禮犯分毀詩書滅仁義
彝倫不至盡斃清議不至盡泯者此雖聖人之教以
然亦其徒相爲提攜之力也由是觀之則師之道得
友而益彰信矣今世小生俗學甫離襁姆自其父兄
之教則以奔逐聲勢爲交游以背公向私爲朋黨以
一倡百和無所可否爲同志合道指道學爲迂闊

廉潔爲無用士習爲是數者世俗皆謂之曰能自君子觀之乃所謂市道交也市交之日聞古道之不作則業孰與進德孰與講業無與進則邪者比德無與講則過益積鹵莽於君父之間恣睢於禮法之外然且率天下而爭鶩於是則人類幾何其不盡滅矣僕藏此意久顧無足發者計子甫草善爲文與僕交最善其遠出乎流俗而不底乎道義不止也今天下無不籍籍計子名乃不以僕之拙訥顛蹶爲可鄙而特以爲今之人無志於古人者能志於古人者必其能爲古人之文者也故每一文成則必俯以示僕僕時

有所指擿疵類輒喜發於頰卽力稱善無所短長則
必慍曰是得毋徇我乎夫文章小技易爲也計子之
於文可謂成矣然猶不敢自是如此惟恐不得聞其
失是懼況事固有大於此者其肯以苟且從事乎吾
知計子之取於友者爲異乎今之所取於友者矣雖
然夫計子則何有於是焉夫惟君之自視也重故其
望於友也益切其望於友也切然則其施於人也有
弗然者乎若僕固所謂庸衆駑散而文與行之無足
採者也辱君之交冀以有成君盍以其自爲之餘爲
僕謀所以勉進於道者作友說以贈

程處士篆刻說

新安程先生穆倩善識古文奇字其所篆刻人爭購之或守之厯年不可得及其得意爲之贈人無德色非之者曰凡物之可貴者以適時而已今爲篆刻舍秦漢而必曰三代鐘鼎之文此固爲好奇而已於用奚當予謂此言過也夫自有書契以來文字代變於是有蒼頡之書有史籀之書有斯高程邈之書變而至於今之行草書極矣如欲趨時者則今之眞行草書爲已足斯高之書且在所不取而況乎商周鐘鼎蟲魚詰屈之文宜其無所用於世也然予考之周宣

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後秦李斯作蒼頡篇趙
高爰厯篇胡毋敬博學篇皆取史籀篆文省改之以
爲符印幡信題署之用則秦漢所用篆書頗與周不
異而史籀之書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其體製亦不一
也是則鐘鼎之書秦漢之時兼用之施於符印明矣
大略今人耳目當略使近古昔有人欲盡削褚大所
稱史記者王元美曰漢人言所存於今幾何而忍去
之乎予常歎息此言故嘗爲之說曰古文之用協韻
詩歌行之入樂府五言近體之入選體行草書之兼
章草眞書之間出入分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然今

世破觚爲圜日久而忽覩此書於俗學流便之中無
怪乎惑之者衆也先生爲詩光怪益出似與書爭奇
其爲人樸貌厚衷年旣老矣鬚眉皓素醉後瀾翻縱
論西京天寶間遺事多人所不聞予謂天留此人於
今日使後生末學猶得習其丰采而想見前世先生
長者之遺其可重不獨在書也

菊隱說

草木之族惟菊種至多治之者有護芽分種接榦去
蠹防風避雨之法積勞終歲而取玩於一時故藝之
比他種尤難案本草菊黃者味甘世稱陶公好菊亦

其味甘而叢生於籬落閒者耳然予聞之種菊者曰
凡疇菊不獨其花時可喜雖其萌芽藏荑凝露受霜
隨時按候而驗其消息亦莫不有天地自然之生趣
由其嗜好專一則雖用力之煩且久而亦不知其疲
也有隱君子陸君翼王少事舉子業中遭感憤廢輟
窮研於六經無虛日夜各成疏義十餘卷其自號菊
隱予視其庭中無一菊者竊疑其所稱非實抑思菊
之爲性掩葩於豔陽之日挺節於嚴霜之候是屈子
之所欲餐而陶公之所嘗采者也今以君之慕乎古
也耽其精英擷其茂實至於窮厯年歲塵視軒冕宵

然若不知天地之爲大而萬物之爲衆以視乎種菊者之專一其所好而不移也則君之所自寓舍是其奚取焉

錢黃兩家合葬說

無錫黃君子某聘錢氏女未婚男女皆沒兩家父母謀而合葬焉邑人士與四方之客游於兩家者爲詩以詠歌其事而請予爲之說予案禮男子年十九死猶謂之上殤不得立後而祀之終其父母之世女子旣嫁未三月廟見而卒則歸葬於其父之黨祔亦如之未婚而沒禮文不載蓋不必載也周禮媒氏禁遷

葬者與嫁殤者遷葬以死而求婦嫁殤以死而求夫
皆非禮之正是以禁之以其未成乎夫婦之道也惟
魏武帝愛子倉舒明帝愛女淑卒皆取他姓子女之
死者爲之合葬史譏其違情背典至唐家人禮始有
冥婚之制此君子之所不道也今旣合葬必當祔廟
夫婦祔廟必當立後使果爲此此與曹氏之蔑棄典
禮何異兩家父兄皆守道君子宜安所出或謂禮緣
人情情生於人之所不自已今兩家各哀其所生至
不惜越禮而爲之其友又思助其哀而作爲歌詩以
相慰勉見睦婣之意皆本於其所不自已者也傳曰

禮失求之野噫其野也其諸亡於禮者之禮與

議

嚴父配天議

古論者謂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孝明以光武適符嚴父之說章安二帝因之弗改最爲合禮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配考肅宗宋世仍之南渡後至以道君侑享侮天極矣初神宗詔謂文王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之祀非必以考配明也司馬光謂孔子以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業而文王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

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也
錢公輔曰以周公言則嚴父以成王言則嚴祖也政
則周公祭則成王安在乎嚴父哉我將之詩是也是
數說者皆足以破泥古者之惑然愚竊有疑焉周公
之輔成王凡所告誡天下一則曰王曰再則曰王曰
成王在焉而周公自以嚴父配天豈人臣所宜出哉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蓋公之以文王配天也非獨不自
以爲功也并不敢以成王尸其事曰此武王之意矣
孔子之謂嚴父主武王言之也惟武王之意而周公

能行之故曰周公其人也我將我享祀乎明堂也皆爲武王之自我而其頌則作於成王之世此卽孔子之所謂嚴父也當是時也故文王而爲武王之父也則可以謂之嚴父文王而爲周公之父也而周公固人臣也如之何其嚴父哉此一舉也臣子之大防備焉學者所宜盡心者然則非嚴父亦可以醑天平曰周公以始祖后稷配天而文王功大不可以無配故享后稷於郊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義起之也後世始祖無后稷其人則開創之君宜專配南郊而上帝可以不配上帝不配則明堂可以無立

近制有郊祭而罷明堂之祀庶乎得禮之意矣

辨

釋奠必有合辨

釋菜禮輕也釋奠禮之次輕者與釋菜者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幣帛釋奠者釋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故釋菜輕而釋奠於禮爲次輕也禮釋奠有六惟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其他師還及四時入學皆不及先聖而四時入學則詩書禮樂之教官主之各祭於其學之中天子不親行禮也則次輕之中此其尤輕者矣故釋奠有合樂者有不合樂者